

# 《广韵》异读字产生的原因再探索

张大勇

(亳州学院 中文与传媒系,安徽 亳州 236800)

**提 要:**《广韵》中的异读字蕴含着中古汉语丰富的语言文字现象,其形成的原因异常复杂;现采用传统的文献考证法和现代量化测查法对其形成的原因进行考察,得出异读字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形体借用、声符类推、声符讹读、规律音变、方音变异、语流音变、词义运动和同义换读等8种语言文字现象。大量语言文字材料的挖掘,为中古语音的科学研究奠定基础。

**关键词:** 广韵;异读字;形体;声符;音变;词义运动

**中图分类号:** H11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3637(2017)02-0092-05

关于《广韵》异读字的形成原因,前人已有关注:具有代表性的如葛信益先生在《〈广韵〉异读字发生之原因》一文中认为异读字发生的原因有8种:一曰一字因方音不同而有异读者。二曰有名动之分,后世遂依音辨义者。三曰一字相反为训。四曰用为重言形况字而音变者。五曰用为双声或迭韵连语而音变者。六曰用为人物地名而音异者。七曰义有引申而音亦随之变者。八曰因借为他字而变音者<sup>[1]3</sup>。但是葛先生没有对每一个异读字的读音来源进行文献考证,仅仅是通过举例来说明问题,且其第6条和第8条原因事实上都是汉字使用造成的异读问题,原因分析不尽合理。要想对《广韵》异读字的形成原因有更深入的认识,必须对所有异读字进行穷尽性考察以后,需要考证其读音来源的,还要进一步考证,再作归纳和总结。

语言演变会同时受到内外两个因素的制约,就汉语而言,我们现在可以确定的主要是文字和语言本身的影响。汉字是外部因素,语言变化是内部因素。只有同时从内部和外部因素入手,才能更好地促进汉语研究。本文从语言和文字两个因素的角度出发,对《广韵》异读字的形成原因进行探索。采用文献考证和量化统计等方法对《广韵》异读字产生的原因逐一论之。

## 一、《广韵》异读字产生的汉字形体因素

汉语文献传播历史久远,在伴随语言文字变化的同时,也形成固定的语言文字使用习惯,并且这些习惯,逐渐积累到文献当中,因此,我们在研究汉语现象时候,不能忽视掉其中存在的文字现象。《广韵》作为中古时期一部重要的汉语汉字资料汇编文献,其中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字现象和研究材料。通过对《广韵》中的异读字材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异读字不仅有反映汉语规律演变、例外演变、汉语词汇变化与语音变化的关系等重要汉语发展的材料,也包含复杂和丰富的反映文字现

象的材料。就我们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广韵》4133个异读字,4711条异读关系中,有2226条异读关系是反映文字现象的。我们把这些文字现象称之为“《广韵》异读字产生的汉字因素”。异读字中的汉字因素归纳为至少三类:一是《广韵》异读字中形体借用的影响,因为汉字的借用 in 汉语文献传播中较为常见,前人多有研究,兹不赘言。二是汉字的声符类推在汉语语音变化中所造成的影响,前人研究中偶有提到这样的现象,但是,作为专门的课题进行研究的还没有。由于在操作方法上存在很大难度、文献数据保存上也有不足,因此,其中的一些文字现象还不为人所知。既然是声符对语音的影响,涉及字形和语音的关系,我们或者从字形上去研究,或者从语音上去研究它。但是现在看来,单靠字形的研究,很难解决这类问题,现在只有借助语音本身的研究来探究这种文字使用现象。恰好,《广韵》的异读字是反映不同读音之间关系的,我们尝试从异读字出发,对这这类现象进行探索。三是《广韵》异读字中形声字声符讹读的影响。下面我们举例进行说明和论述。

### 1. 形体借用产生异读字

《广韵》异读字中共有反映文字现象的异读1885条,其中一部分反映的异读现象是一个字和另外一个相关字之间的,例如:

“槌”字,有两个读音:(1)《脂韵》直追切下:“椎,椎钝不曲桡,亦棒椎也。又椎髻。槌,上同椎。又直畏切。”<sup>[2]14</sup>(2)《至韵》缙小韵驰伪切下:“槌,蚕槌。”<sup>[2]102</sup>按:《说文解字·木部》:<sup>[3]123</sup>“椎,击也。齐谓之终葵。从木,佳声。直追切。”《说文解字·木部》:“槌,关东谓之槌,关西谓之特从木,追声。直类切。”<sup>[3]122</sup>说明这两个字是记录不同词的。看看这两个读音来源情况:扬雄《方言·第五》:“槌,宋魏陈楚江淮之间谓之植。”郭璞:“丝蚕薄柱也,度畏反。”<sup>[4]391</sup>按:“度畏反”正是《广

韵》“驰伪切”读音的来源,通过历史音变变化而来。《礼记·月令》:“具曲植籩筐。”郑玄注:“植,槌也。”《音义》:“槌,直追反,又直类反,又丈伪反。”<sup>[5]1363</sup>《广雅·释器》:“植、槌也。”<sup>[6]258</sup>《博雅音·释器》:“槌,逐累。”《篆隶万象名义·木部》:“槌,紂媿反。蚕薄柱。”<sup>[7]121</sup>《尔雅·释训》:“擗,拊心也。”郭璞:“谓椎胷也。”《音义》:“椎,本或作槌,同,直追反,《字林》云击也。”<sup>[5]2592</sup>按:“椎”和“槌”借用。

从上述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看出,“槌”字本音“驰伪切”,“椎”字本音“直追切”。在文献中,两个字的记词功能发生转移,导致“椎”字“直追切”转移到“槌”字身上,形成“槌”字在《广韵》中的异读。就“槌”字而言,本音是“驰伪切”,借音是“直追切”。

这个例子中反映的是“槌”-“椎”之间读音关系的,或者简单的称之为“本有其字”的借用。另外,还有反映的是一个字记录两个词而形成异读关系。如:“峒”字两个读音:(1)《东韵》同小韵徒红切下:“峒,崆峒,山名”<sup>[2]4</sup>。(2)《送韵》洞小韵徒弄切下:“峒,礪深”<sup>[2]98</sup>。这个形体一直就是记录着两个不同的词,我们称之为“本无其字”的借用。《广韵》异读字中,反映“本有其字”借用现象的有752条。“本无其字”借用的现象有1133条。

## 2. 声符类推产生异读字

汉字在变化发展中,形声字的数量不断增加。在甲骨文中形声字数量大约占27.24%,小篆中占87.39%,在宋代楷书占90%<sup>[8]2</sup>。汉字形声字在造字时期按照一定谐声原则造字,其声符和母字之间,具有音同和音近的关系。就会形成这样的情况:有的声符和母字读音是相同的,有的声符和母字是不一样的。而在书面语发展过程中,这部分声符和母字读音相同的形声字会对那些声符和母字读音相近的形声字有一个类推作用,使得人们把这类形声字读成和声符一样的读音。我们把这现象称为“声符类推”现象。这种类推现象会造成语音的例外变化,因此我们在研究汉语语音时候,要把这批字的读音还原到本来读音,促进汉语语音的研究。

关于此类问题,前人在著作中屡有论及。王力先生认为:“汉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形声字,同一谐声偏旁的字不一定同音,因此往往引起读音上的错误。后来积非成是,大家就这样读了。”<sup>[9]630</sup>例如:北京话中的婿,《中原音韵》读如“细”,本属齐齿呼,今北京、济南、南昌读xì,是受谐声偏旁“胥”的影响,转为撮口呼。但是西安、汉口、成都等地读xì,音如“细”仍为齐齿呼。罗常培先生在《误读字的分析》一文中总结误读的来源共有六条,其中一条就是类推致误。他说:“类推致误,也可以叫念半边字的错误。照谐声字的原则来讲,凡是同从一声的字,就是有同一声符的字,本来应该同音或近音。可是因为古今音变的结果,假如我们不是有意地模仿古读,废弃了流行的念法,那就不能完全根据这个原则去类推。例如:‘復,弼力切,很也,戾也。’有人把它念作‘复’,因而‘刚復自用’就变成了‘刚复自用’。”<sup>[10]475</sup>徐通锵先生:“在汉语中还可能有一种特殊的原因引起例外的音变,这就是汉字对汉语的影响。方

块汉字大多为形声字,有些字人们往往‘望文生义,望声读字’,积久成习,便脱离连续式音变的轨道而成为一种例外的音变。”<sup>[11]133</sup>张渭毅先生:“某形声异读字本音为A音,因受声旁读音的影响而读作跟声旁相同的B音,这种情况习惯上叫‘读字读半边。’”<sup>[12]65</sup>竺家宁先生把这种现象称为“字形的类推音变”,并指出声旁的类推作用在宋代的《九经直音》中就已存在<sup>[12]65</sup>。

可见,“声符类推”是汉语汉字发展客观存在的现象,这也为我们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这类声符类推现象,涉及声音和形体,而且声音还要具有可比性,才能知道从哪个音变为和声符读音相同。《广韵》异读字中的形声字异读关系正好具备这两个条件,既有字形作基础,又有两个读音作为比较的对象。

《广韵》异读字中到底哪些字的读音是受到声符类推而产生的,这涉及到判定这一现象的标准如何确定。《广韵》异读字中这种现象判定起来会有相当大的难度。我们尝试根据目前掌握的语言文字知识,对这一问题作探索性研究。

根据我们对《广韵》异读字在《广韵》之前的传世音注材料进行考察和研究,我们给判定“声符类推”现象提供一条辅助证据,一条判定标准。一条辅助证据是:在上文所说的“本有其字”形体借用中,确实有半个声符和另外整字的借用,并且语音只是相近。例如:

“鑊”字,《广韵》两个读音:(1)《宵韵》樵小韵昨焦切下:“鑊,又音焦。”<sup>[2]41</sup>《宵韵》焦小韵即消切下:“鑊,刁斗也。温器,三足而有柄。”<sup>[2]41</sup>看看文献记载:《周礼·春官·宗伯》:“凡祭祀宾客之裸事,和郁鬯,以实彝而陈之。”郑玄注:“筑郁金煮之,以和鬯酒。郑司农云:‘郁,草名。’十叶为贯,百二十贯为筑,以煮之鑊中,停于祭前,郁为草,若兰。”《音义》:“焦中,子遥反,刘似消反,本又作鑊,音同,李又即修反。”<sup>[5]770</sup>《汉书·李广苏建传》:“不击刁斗自卫。”孟康:“刁斗,以铜作鑊,受一斗,昼炊饭食,夜击持行夜,名曰刁斗。”师古曰:“鑊音譙郡之譙,温器也。”<sup>[13]2442</sup>《广韵》:“下平声宵韵樵小韵昨焦切下,譙,国名。又姓。蜀有譙周。”<sup>[2]41</sup>按:“鑊”字文献中借用“焦”字,并增加一个“焦”字的读音。它的本音是“昨焦切”,“即消切”是其借音。

像这种情况,据我们统计在752条“本有其字”的借用中有65条都是声符和声母的借用关系,故不属于声符类推现象。另外一条参考标准:目前情况下,只有选择《王三》作为参考标准,把在《王三》之前文献中没有发现那个声符的读音,只是到《广韵》中忽然出现,并且在音理上,从目前音韵学研究成果来说,还难以解释。例外音变的两个读音在《广韵》之前文献中已经存在,而声符类推的一个读音在《广韵》之前文献中并未见到。例如:

“衢”字,《广韵》有两个读音:(1)《东韵》同小韵徒红切下:“衢,通街也。”<sup>[2]4</sup>(2)《送韵》洞小韵徒弄切下:“衢,通街。”<sup>[2]98</sup>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丰部》:“衢段借为洞,《北山经》:‘器其音如鹊,食之可以止衢。’注:‘治洞下也。’《中山

经》:‘牛首之山,劳水出焉。是多飞鱼,其状如鲋,食之已痔。’注:‘治洞下也,音洞。’<sup>[14]36</sup>《篆隶万象名义·行部》:“衢,徒隸反,下,通街。”<sup>[17]98</sup>按:《玉篇》无“徒红切”读音。

由上可以看出:“衢”与“洞”读音相同,即《广韵》的“徒弄切”;“衢”字所从声符“同”字读“徒红切”。就目前所见《广韵》之前文献,“衢”字未见有“徒红切”读音。从“徒弄切”到“徒红切”的演变,我们现在还没有发现汉语中有这样一个规律。“衢”字的“徒红切”读音当是受声符“同”字影响而产生,形成“衢”字的异读。

### 3. 声符讹读对异读字产生的影响

《广韵》异读字中存在声符讹读的现象,声符讹读会产生异读字。我们所说的“声符讹读”是指在异读字中,一个形体有两个读音,其中一个是正确的读音,另外一个是人们根据字形讹误后的声符误读的音。例如:

“鄜”字,《广韵》两个读音:(1)《虞韵》敷小韵芳无切下:“鄜,鄜州,汉鄜县,今鄜城是,隋改作鄜州。”<sup>[2]21</sup>(2)《屋韵》禄小韵房谷切下:“鄜,地名。”<sup>[2]132</sup>按:“鄜”字本音当是“芳无切”。《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号溢姓名:下鄜侯左将黄同。”颜师古:“鄜音孚。”<sup>[13]657</sup>《汉书·地理志》:“莲勺、鄜。”颜师古:“孟康音敷。”<sup>[13]1545</sup>慧琳《一切经音义·音续高僧传》:“鄜城,上抚无反。《汉书》云:‘鄜城,即鄜州也。在渭水北也。’《说文》:‘从邑,廌声。’廌音蒲交反也。”<sup>[15]2109</sup>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鄜,左冯翊县。见《地理志》。按,《封禅书》秦文公作鄜时。今陕西鄜州洛川县县东南七十里有鄜城废县。从邑廌声。甫无切。按,票声、廌声当在二部。而孟康鄜音敷者,凡汉志地名皆随其地语言为音故也。隶省作鄜。”<sup>[16]287</sup>

按:徐铉:“鄜音甫无切。”是徐铉时代,非、敷两个声纽已经相混所致。《说文解字》的“鄜”字在传承过程中,声符讹成“鹿”,后人根据讹误后的声符得到“房谷切”读音,我们认为“房谷切”是受讹误后的声符得到的讹读音。

## 二、汉语音义变化对《广韵》异读字产生的影响

### 1. 语音变化的影响

#### (1) 规律音变产生异读字

例如:

“鄂,”字《广韵》有两个读音:(1)《豪韵》豪小韵胡刀切下:“鄂,乡名,在南阳。”<sup>[2]43</sup>(2)《宵韵》鴽小韵于娇切下:“号,乡名,在涪阳。”<sup>[2]42</sup>按:该字“胡刀切”读音存于《篆隶万象名义·邑部》:“鄂,胡高反。”<sup>[7]13</sup>按:目前未见其它文献中“于娇切”读音。“胡刀切”是匣纽,“于娇切”是于纽,匣纽和于纽是一种规律音变关系,符合“喻三归匣”的语音规律。《广韵》中通过规律音变形成异读字的例子有1045条,主要反映“照二归精”、“喻三归匣”、“轻重唇的类隔”等声纽变化现象和部分韵母从上古韵“韵部”到中古“韵”的演变。

#### (2) 方音变异产生异读字

关于中古时期方音差异,在传世文献中屡有记载:《颜氏家训·音辞篇》:“南方水土和,柔其音清举而切诣,失在浮浅,其辞多鄙俗。北方山川深厚,其音沉浊而钝,得其质直,其

辞多古语。然冠冕君子,南方为优。闾里小人,北方为愈。易服而与之谈,南方士庶数言可辩。隔垣而听其语,北方朝野终日难分。而南染吴越,北杂夷虏,皆有深弊,不可具论。”<sup>[17]529</sup>陆德明(550-630)《经典释文·序录》:“楚夏声异,南北语殊。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或失在浮浅,或滞于重浊。”<sup>[18]15</sup>陆法言(约559年-?)《切韵·序》:“吴楚则时伤轻浅,咽赵则多伤重浊,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sup>[2]3</sup>都明确提到南方和北方语音的差异。

具体到南方和北方在语音上有哪些差异,颜之推也给我们有着明确记录。《颜氏家训·音辞篇》:“谬失轻微者,则南人以钱为涎,以石为射,以贱为羨,以是为舐。北人以庶为戍,以如为儒,以紫为姊,以洽为狎。如此之例,两失甚多。”<sup>[17]529</sup>

今按:《广韵》:“钱,昨先切,在《先韵》。涎,夕连切,在《仙韵》。”按:钱,从纽;涎,邪纽。“贱,才线切;羨,似面切。”按:贱,从纽;羨,邪纽。这反映的是中古南方通语中,从纽和邪纽不分的语音现象。《广韵》昔韵:“石,常只切;射,食亦切。”按:石,禅纽;射,神纽。“是,承纸切;舐,神纸切。”按:是,禅纽;舐,神纽。这反映的是中古南方通语中,禅纽和神纽不分的语音现象。这是声纽的差异。《广韵》:“庶,商署切,在《御韵》。戍,伤遇切,在《遇韵》。如,人诸切,在《鱼韵》。儒,人朱切,在《虞韵》。紫,将此切,在《纸韵》。姊,将几切,在《旨韵》。洽,侯夹切,在《洽韵》。狎,胡甲切,在《狎韵》。”这是反映方言中韵的相混现象。

上面是古人的记录,今人研究中对中古时期南方和北方语音的差别也有明确论述:周祖谟先生在研究《颜氏家训·音辞篇》这段话时候说:“以上所论,为南北语音之大较。然亦有为之推所未论及者。如南人以匣、于为一类,北人以审母二三等为一类,是也。南人不分匣、于者,如原本《玉篇》‘云’作‘胡勋反’,‘虞’作‘胡甫反’,《经典释文·论语·为政》章,‘尤’切为‘下求’,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猎’反为‘于八’,皆是。北人审二、审三不分者,如《北史·魏收传》博陵崔岩以双声语嘲收曰:‘愚魏衰收。’《洛阳伽蓝记》,李元谦嘲郭文远婢曰:‘凡婢双声。’皆是。盖衰、双为审母二等,收、声为审母三等,今以衰收、双声为体语,是审母二三等无别也。且魏收答崔岩曰:‘颜岩腥瘦。’腥属心母,瘦属审母二等,魏以腥瘦为双声,是心、审二母更有相混者矣。至于韵部,则北音钟、江不分,删、寒不分,烛、觉不分,均可由北朝人士诗文之协韵考核而知,与南朝萧梁之语音迥别,此皆颜氏之所未论及,故特表而出之。”<sup>[19]413-414</sup>

我们以前人的记载和研究为参照,在研究《广韵》异读字过程中发现,异读字的两个或以上读音,正好与前人记录的现象相同。下面,我们拿异读字的例子来验证这种方音变异现象。声纽:心纽(审二)-书(审三)关系的异读字:“喻”字《广韵》“相俞切又式朱切。”“隄”字《广韵》“息晋切又试刀切。”韵的方面,如:“獮”字《广韵》“力珍切,又郎丁切。”“獮”字《广韵》“力珍切,又郎丁切。”“覷”字《广韵》“莫经切,又莫狄切。”“臙”字《广韵》“徒登切,又徒得切。”“倩”字《广韵》“仓甸切,

又七政切。”“念”字《广韵》“都甸切、又都念切。”这些异读字反映的语音现象大概是中古时期一些方音中所存在的,被人记录收入韵书中,积累到《广韵》中形成异读字的。中古时期由于方音中的语音变异,在《广韵》中产生异读字。

### (3) 语流音变产生异读字

语流音变是指音位和音位组合的时候,或者由于受临音的影响,或者由于说话时快慢、高低、强弱的不同,可能发生不同的变化。常见的语流音变有同化、异化、弱化、脱落四种<sup>[20]83</sup>。下面举例说明《广韵》受到语流音变影响而形成的异读字。

例如:“拈”字《广韵》两个读音:(1)恩韵嫩小韵奴困切下:“拈,搯拈,按物水中。”<sup>[2]115</sup>(2)《没韵》讷小韵内骨切下:“拈,内物水中。”<sup>[2]142</sup>按:“拈”字从“内”声,是个人声韵尾,本音当是“内骨切”《博雅音·释言》:“拈,奴没反。”又,《篆隶万象名义·手部》:“拈,乃困反。搯,拈。”<sup>[7]56</sup>“搯”字从“显”声,是个阳声韵尾。《恩韵》搯小韵乌困切下:“搯,乌困切。”在“搯拈”一词中,“拈”字韵尾受到“搯”字韵尾的同化,变为阳声韵尾。“内骨切”变为“奴困切”。

语流音变现象是语言使用中产生的一种语音变异行为,汉字是表意文字,从汉字本身看不出语流音变的现象,只有利用现代语音学知识和传统考证两种方法相结合,才能窥出古代丰富的语音现象。

### 2. 词义运动的影响

汉语中的词是由音、义结合而成,汉语构词的一个内因就是词义运动促使产生新词,利用语音的变化为手段,会使得某个记录形体具有构词前后两个读音。另外汉语中存在大量的同义词和近义词,这些词在使用中往往会产生混淆,相关词语的读音会转移增加到另一个词身上,但毕竟它们不是同一个词,语音形式本来是不同的,由于同义换读,造成某个字有两个读音。下面举例说明之。

#### (1) 词义引申产生异读字

“觉”字,《广韵》两个读音:一是《觉韵》觉小韵古岳切下:“觉,晓也。大也。明也。寤也。知也。又古孝切。”<sup>[2]136</sup>二是《效韵》教小韵古孝切下:“觉,睡觉。又音角。”<sup>[2]120</sup>按:《说文解字·见部》:“觉,寤也。从见,学省声。一曰发也。古岳切。”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在传世文献中觉字主要有以下几个义项:

一是由“觉,寤也”引申而有“知道,明晓、发觉”等意义。读音是“古岳切”。《左传·哀公二十一年》:“因歌之曰鲁人之皋,数年不觉,使我高蹈。”杜预:“言鲁人皋缓数年不知荅齐稽首,故使我高蹈来为此会。”《音义》:“觉音角,又古孝切。”<sup>[5]2181</sup>《左传·文公四年》:“王于是乎赐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觉报宴。”<sup>[5]1841</sup>杜预:“觉,明也。谓诸侯有四夷之功,王赐之弓矢,又为歌彤弓以明报功宴乐。”《音义》:“觉音角。”

二是睡醒的意义。读音两个,一个是“古岳切”、一个是“古孝切”。古岳切读音:慧琳《一切经音义·大乘理趣六波罗

蜜多经》:“觉寤,上江岳反。又音教,《博雅》:‘觉,知也。’下五故反。《毛诗》云寤亦觉也。《说文》从寢省吾声。”<sup>[15]1222</sup>

古孝切读音:《诗经·卫风·考盘》:“独寐寤言,永矢弗谖。”笺云:“寤,觉。《音义》:‘觉,交孝反,又如字。’”<sup>[5]321</sup>《诗经·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毛传:“寤,觉。”《音义》:“觉音教。”<sup>[5]273</sup>《周礼·春官·宗伯》:“三曰思梦。”郑玄注:“觉时所思念之而梦。”《音义》:“觉,古孝反。”<sup>[5]808</sup>《周礼·秋官·司寇》:“司寤氏下士二人徒八人。”郑玄注:“寤,觉也,主夜觉者。”《音义》:“觉音教。”<sup>[5]868</sup>《左传·成公十年》:“坏大门及寝门而入,公惧,入于室。又坏户。公觉,召桑田巫。”《音义》:“觉,古孝切。”<sup>[5]1906</sup>慧琳《一切经音义·大宝积经》:“觉寤,上音校,下音悟。《考声》云:‘睡觉也。’《集训》云:‘眠寤也。’《说文》:‘觉,寤也。’《苍颉篇》云:‘寐觉而有言曰寤。’《考声》云:‘寐中有所见觉而信也。’《说文》从梦省吾声。”<sup>[15]693</sup>

三是我们今天“睡觉”的意义。读音是古孝切。慧琳《一切经音义·音经律异相》:“惊觉,下交効反。又如字作角,《考声》云:‘觉,睡觉。’顾野王言‘眠寤也’。《说文》:‘寤也。从见。从学,省声。’借音字也。”<sup>[15]1890</sup>

从上述我们对“觉”字在传世文献中义项的总结,我们可以观察到一些现象:

按《说文》“觉”训“寤”若是本义的话,那么“觉”字引申序列可以这样描述:

觉寤(睡醒)(古岳切、古孝切)→“明白、知晓、发觉等意义”(古岳切)。

↓

睡觉(睡着上古叫寐)(古孝切)。

按:“觉”字上古是“见纽觉部”字,到中古时期派生出“明白、知晓、发觉”等意义的词。继承入声读音。“觉寤”(睡醒)到中古读音有两个读音既保留入声读音(古岳切)又演变成一个“古孝切”读音。中古派生出“睡觉”一词,继承“古孝切”读音。到现代汉语中,“觉寤”一词彻底把“古孝切”读音给予“睡觉”一词,自己保留着“古岳切”读音(变为 jué)。现代汉语中,“觉醒”还读 jué,“觉得”、“觉察”都一样读 jué;“睡觉”读 jiào。

“觉”字第一次引申时候,派生词读音并没有变化。反而是“觉悟”(睡醒)到中古时期,为区别于“知道、发觉”的义项,随着历史音变潮流,产生一个“古孝切”读音。“知道、发觉”义项的读音一直没变。“觉寤”(睡醒)这一义项又派生出一个“睡觉”的义项时候,借助历史音变的结果,进行构词。这个“觉”字从“觉悟”到“睡觉”的发展,既包括一个历史音变现象,也包括一个构词音变现象<sup>[21]91-92</sup>。

通过这种汉语词汇的引申,带动字形记录词语的发展,形成大量异读字,存在于《广韵》之中。

#### (2) 同义换读产生异读字

例如:“雌”字,《广韵》三个读音:(1)《至韵》遗小韵以醉切下:“雌,《尔雅》曰:‘雌,仰鼻而长尾,雄似猕猴,鼻露向上,

尾长数尺,末有歧,雨即自县于树,以尾塞鼻。’又余救切。”<sup>[2]102</sup>(2)《旨韵》奎小韵力轨切下:“雌,似猴,仰鼻而尾长,端有歧。《说文》‘惟季切。’又音柚。雅,上同(雌)。”<sup>[2]71</sup>(3)《宥韵》狄小韵余救切下:“雌,似猕猴,鼻露向上,尾长四五尺有歧,雨则自县于树,以尾塞鼻。又以季切。”<sup>[2]127</sup>

《周礼·春官·宗伯》:“辨六彝之名物以待果将。”郑玄注:“六彝:鸡彝、鸟彝、斚彝、黄彝、虎彝、雌彝、果读为裸。”《音义》:“雌音谏,又以水反。”<sup>[5]766</sup>《尔雅·释兽》:“雌叩鼻而长尾。”郭璞:“雌,似猕猴而大,黄黑色,尾长数尺似獼,尾朱,有歧,鼻露向上,雨即自县于树,以尾塞鼻,或以两指。江东人亦取养之为物,捷健。”《音义》:“雌音谏,《字林》余绣反,或余季、余水二反。”<sup>[5]2651</sup>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狄,鼠属。善旋。按当作禺属,善倒县。《周礼》、《尔雅》、《山海经》有‘雌’字。许无‘雌’,‘狄’即‘雌’。《广雅》曰:‘狄,雌也。’是也。《释兽》曰:‘雌,叩鼻而长尾。’《周礼》注曰:‘雌,禺属,叩鼻而长尾。’郭景纯曰:‘雌似猕猴而大,黄黑色,尾其数尺。尾有两歧,雨则自县于树,以尾塞鼻。零陵南康人呼之音余,建平人呼之音相赠遗之遗。又音余救反,皆土俗轻重不同耳。’《淮南·览冥》注曰:‘狄獼属,长尾而叩鼻。’《吴都赋》刘注引《异物志》曰:‘狄獼类。露鼻,尾长四五尺,居树上,雨则以尾塞鼻,是以狄者,豸亢之俗省。’‘雌’、‘狄’为古今字。许不取‘雌’,用今字也。与鼠部之‘鼠亢’、‘鼯’分别为三物。从豸穴声。此穴散之穴,俗讹作穴声。篆体亦误,今正。穴之古音在三部。余救切。三部。”<sup>[16]458</sup>按:段玉裁认为“雌”、“狄”为同一动物。

综上:“雌”字有四个读音:“以醉切”、“余救切”、“以水反”、“力轨切”。前三个读音,在音理上能够找到根据:“以醉切”和“余救切”是例外音变关系。“以醉切”和“以水反”是例外音变关系。“力轨切”读音值得怀疑。又,《说文解字·鸟部》:“鷮,鼠形。飞走且乳之鸟也。从鸟聑声。力轨切。”<sup>[3]82</sup>《集韵》“鲁水切”下:“鷮,鼠形,飞走且乳之鸟也。一曰以其髯飞。或作鷮、鷮、鷮、鷮佳。”《文选·上林赋》“于是乎玄猿素雌,雌攫飞鷮。”李善:“张揖曰:‘雌,似母猴,叩鼻而长尾。攫,似猕猴而大。飞鷮,鼠也,其状如兔而鼠首,以其髯飞。’郭璞曰:‘鷮,鼯鼠也,毛紫赤色,飞且生,一名飞生。’雌音遗。鷮音谏。”按:“鷮”和“雌”一起出现,明不是一物,且二者在意义上有联系。“鷮”音“谏”,“谏”,《广韵》正音“力轨切”。我们认为由于“鷮”和“雌”意义上相近,二者发生同义换读关系,造成“雌”字增加一个“鷮”字的读音,在《广韵》中产生异读字。

#### 四、结 语

通过以上对《广韵》异读字产生的原因进行总结,可以看出,汉语文献中,一个汉字形体所具有的形、音、义三个要素之间非常复杂的关系。不单语音之间会相互影响,记录形体和词义也同时会对语音的演变产生影响。所以,我们在做汉语语音研究时候,必须要把暗藏在每个汉字形体身上的语音要素,非语音要素分别开来,利用汉语中每一个词的真正读音去研究语音史。

#### 参考文献:

- [1]葛信益.广韵丛考[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 [2]陈彭年.大宋重修广韵[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
- [3]许慎.说文解字(徐铉校定)[M].北京:中华书局,1963.
- [4]华学诚.扬雄方言校释汇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6.
- [5]阮元.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96.
- [6]张揖.广雅(王念孙疏证)[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
- [7]空海.篆隶万象名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8]李国英.小篆形声字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 [9]王力.汉语语音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 [10]罗常培.讹读字的分析[C]//罗常培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11]徐通锵.历史语言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12]张渭毅.《集韵》异读研究[J]//中古音论.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
- [13]班固.汉书(颜师古注)[M].北京:中华书局,1962.
- [14]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M].北京:中华书局,1984.
- [15]徐时仪.一切经音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16]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 [17]颜之推.颜氏家训[M].北京:中华书局,1993.
- [18]吴承仕.经典释文序录疏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9]周祖谟.《颜氏家训·音辞篇》补注[J]//问学集.北京:中华书局,2004.
- [20]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 [21]张大勇.汉语词汇音义演变释例两则[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14(6).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广韵异读字研究”(14YJC40111)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大勇(1982—),男,安徽合肥人,文学博士,安徽亳州学院中文与传媒系副教授。

**责任编辑:**赵国军;校对:清泉